

贺慈航

寂静的风村



群众出版社

贺慈航

寂静的麻风村

群众出版社

寂 静 的 麻 风 村

贺 慈 航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通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6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014—0080—6/1·20 定价：1.35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139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该书是由七个中、短篇组成的惊险侦破小说集。《寂静的麻风村》描写了发生在麻风村里的并不使人感到寂静的事情。这些小说都结构严密，故事扣人心弦，塑造了一批热爱公安工作的坚强战士。其中《巍巍苍山知我情》和《悲剧发生之后》人情味很浓，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。

目 录

- 一、远处，晚霞在燃烧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- 二、寂静的麻风村……………（ 33 ）
- 三、盯梢人的背后……………（ 55 ）
- 四、神秘的解剖室……………（ 73 ）
- 五、巍巍苍山知我情……………（101）
- 六、悲剧发生之后……………（161）
- 七、年轻人，学会生活吧！ ……（171）

远处，晚霞在燃烧

太平间女尸被窃 刑侦科老少相争

老公安李国栋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，心里闷闷不乐。刑侦科里，静悄悄的，队员们都分头执行任务去了。

他走过去打开了风扇，点上了一支烟坐下，陷入了烦闷的沉思中……

事情是从省公安厅转发的一份情报引起的。据国外某报披露，港澳及东南亚黑市场，近来毒品泛滥。这些毒品是与本省相邻的一个国外走私集团，从边城地区入境的；然后再从边城偷运至广州进入港澳市场，这条路线被港澳黑社会称其为“秘密黄金通道”。可想而知，消息的披露将会造成怎样的国际影响，而作为刑侦科长的李国栋，实在不明白，这些毒品是怎样从自己的鼻子底下运进来，又运出去的呢？

李国栋在公安战线干了近三十年了，当然很有一套破案的老经验。但他在刑侦科任职期间，工作做了不少，破案率却很低。刚才尽管局长没有责怪他，可他从那委婉的措词中明白了局长的意思。什么“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，犯罪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，刑侦人员也需进专门学校深造”……

如此等等，无非是说他老了，尤其是嫌他文化太低。人老了
是事实，他无可辩驳，但对所谓的“文化低”，他很有点不服
气。

然而，局长大谈什么“重用年轻人”的道理，并反复提到
他的下属许志刚。不错，这几年陆续分来一批公安学校的学生，
许志刚是其中来得最早的，恐怕有好几年了吧？其实，
老公安也颇有点喜欢这位年轻人。这小伙子头脑灵活，思路
敏捷，学有专长而又知识面广，并且，擒拿格斗等武功亦很
不错。这几年，他破获过不少案子，其中还有几件疑难大
案。但话又得说回来，他对这位年轻人有点不放心：担心的是
这公安工作是神圣严肃的事业，公安人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
以身作则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；而作为刑侦员的许志刚，
却有点严肃不足，活泼有余。他喜欢画画、听音乐、玩扑克
不说，还染上了所谓现代青年的小毛病，大唱什么“流行歌
曲”，据有人反映，他甚至还会跳那种扭屁股的舞。要不，
怎么会有人说他化装执行任务时，简直分不清真假。……尽
管说这是工作需要，但也太那个了！刑侦队员的权力又大，
真要干什么坏事，那实在太方便……

电话铃响了。值班员小王拿起话筒一听，递给了李国
栋：“科长，你的电话。”

电话是人民医院保卫科打来的。说医院太平间有一具女
尸，昨晚被人盗走了。顿时，李国栋心里一震：大千世界，
真是无奇不有。前不久，南郊发生窃墓的案件，那是因为罪
犯想窃走墓中的文物。而这太平间的尸体，又有什么值得可
盗窃的呢？莫非……

李国栋的思路被打断了。一个蓄长发的青年，背着一把

吉他，风度翩翩地走进来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此人就是许志刚。

好一会儿，他才抑制住心中的火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许呀，请不要忘了你是个公安战士，穿得这怪模怪样的，象话吗？”

“嘿嘿，这不挺好嘛！”许志刚用手在吉他上打了一个和音，“今天遵命到公园里值班，就凭这身打扮，那个‘老爷子’上钩了！”

李国栋的嘴角蠕动了几下，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那“老爷子”是一个教唆犯，可又老奸巨滑，始终抓不住确凿证据，不知他是怎么引诱“老爷子”上钩的？！

许志刚又开腔了：“科长，我的任务圆满完成，能不能再交给我一件有啃头的案子？”

李国栋想，这小子大概觉得有点屈才。好吧，就把医院这疑案交给他。不过，让他一个人去又有些不放心的，干脆陪着他来办理此案，正好全面考察他一次。

“你马上去换衣服，我们到市医院去一趟！”

十分钟后，他们来到了医院保卫科。接待他们的是刚才打电话的老张。他和李国栋是老熟人。寒暄了一阵，老张讲起了女尸被窃的大致经过：

死者叫肖莉萍，是一个未婚女青年。四天前因肺炎住院，后来由于抢救无效死了。在治疗方案上，内科主任秦玉清和主治大夫曾涛，原来就有分歧，一直争论不休。人死后，他们的矛盾更加剧了，一直吵到院长那儿，曾涛并提出要对死者进行解剖。开始死者的母亲不同意，后来好不容易得了她的同意，可就在昨天晚上，一部来历不明的车子把尸



体运走了。今天上午，死者的母亲又哭又闹，说医院把她女儿的尸体制了标本，死活找医院要女儿的遗体……

李国栋听完老张的叙述，心里好生奇怪。急忙对老张问道：“这肖莉萍长得很漂亮吗？”

“是的，长得很漂亮。听维尼纶厂的工人说，厂里一些无聊的小伙子封她为什么‘厂花’。”

李国栋对自己的正确估计颇有几分得意，尽管他没侦破过盗尸的案件，但他破获过的流氓案中，曾有罪犯交待过那种最令人发指的作案方式……

“小许，谈谈你的看法吧！”李国栋似乎想考考这位年轻人。

“我的想法是应该到现场去察看，嘿嘿，对啵？”

老张望着这年轻人戏谑的神态，开心地笑着。三人各自起身，一同前往太平间去了。

怪老头烧香拜佛 络腮胡行踪诡秘

这太平间也够阴森的，背靠着一堵爬满青苔和藤蔓的古城墙，前面是一片荒芜的开阔地，长着齐膝深的狗尾草和野艾蒿。

然而，就在这阴森可怖的太平间旁，搭着一间泥土筑起的小平房。一位叫袁师傅的老头常年居住在此，与死人为伴。他对看守太平间的职业自得其乐，在房子周围筑了篱笆，喂了鸡鸭，还种上了蔬菜，大有在此怡养天年的雅兴。

老张一声呼唤，只见从那鸡笼式的土屋里钻出来一个木乃伊似的老头。

对这位严重失职的老头，老张似乎有点愤怒，上午已对他训斥了一顿。当李国栋说明了来意后，他抖抖索索地摸出了钥匙，打开了太平间。立即，一股阴凉的异味扑面而来，但太平间内什么也没有，空荡荡的。

“请问近几天，这里是否还停放过其他的尸体？”一直沉默的许志刚突然发问了。

“没……没有的，就那一个可怜的女子。”老头颤声地答道。

李国栋很快明白了小许问话的用意：他是考虑是否尸体被错领了。看来这位什么也不在乎的年轻人，有时还有一点细心。

“请你详细谈一谈昨晚的情况吧！”李国栋问道。

“大约是……是十点左右，开来一部车子……”

“什么样的车子？”李国栋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大方头，好象是浅蓝色，比医院的卡车还大一点，反正这种车子街上有许多……”

老头说话间，许志刚迅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，抽出铅笔在画着什么。

老头的话仍继续着：“车子就停在这门口，从上面下来一个男人，说是运那女子去火化。唉，我没有想到世上还有干这种缺德事的，就帮他把尸体抬上车。”他望了板着脸孔的老张一眼，又重复申辩了一句：“真的，我没有想到。”

李国栋问道：“这男人的相貌有什么特征吗？”

“昨天天黑，太平间的灯又坏了，这人戴着一副墨镜，

捂着一个大口罩，我没有看清楚。”

不等老头回答，许志刚抢先插话了：“请你再想一想，这人个子有多高，你大概看清了吧？”

“个子挺高，比我高出一个头。”

许志刚在纸上又画了几下，把纸递给了老头：“你看一看，这车子、这人象吗？”

老头端详了半天，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：“车子有点象，这个人象。”

许志刚迅速在纸上记下了“东风—140”的字样，继而又问：“这人怎么不象？”

“嗯……”老头看着图眨了眨眼，“他个子高，可没有这么瘦，武高武大的，力气也挺大，尸体几乎是他一个人端上车的，还重重地往车箱里一摔。我心里不忍，说了他几句。”

“他说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好象没有说……哦，对了，他后来摘下半个口罩在打火吸烟。”

“那么，打火时有亮光，你是不是还看到了什么呢？”

老头变得兴奋起来：“经你这一提醒，我倒记起来了！他长着很深的络腮胡子。”

许志刚又飞速地在纸上涂改了几下，再次把画相递给了老头。老头看着看着，脸上的恐慌完全消失了，咧开那没有门牙的嘴笑着：“这……这有点象了！”

被冷落在一旁的李国栋有些不快，悻悻地说：“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早说嘛？！”

老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瞟了老张一眼，迟疑地说：“这事

情不知该不该说……前天晚上，就是那女子刚放进太平间的那天晚上，内科曾医生来过，说要进太平间给尸体做什么穿刺。我没有开门，因为医院有规定，这太平间的尸体是不准动的。他吵闹了一阵，后来气咻咻地走了。”

李国栋又问了几句，老头再也说不出什么新的情况。他们辞别了老头，离开太平间走了。

路上，李国栋对老张问道：“这老头的情况怎样？”

老张说：“他原是东山寺的和尚，文化革命被赶下了山。他有一个亲戚在医院工作，就介绍来守停尸房了。这人平时与世无争，但有人反映他在太平间烧香拜佛，说什么是为死者超度亡灵……哦，对了！据昨天有几个在太平间附近玩耍的家属小孩说，袁老头在太平间又跪又拜，还在死者的脸上摸来摸去。”

李国栋警惕了：“他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他说是给死者按摩，想让她闭上眼睛。”

李国栋想：看来情况越来越复杂，在这种时候，很有必要试一试小许的分析能力。

“小许，你对这老头的看法怎样？”李国栋问道。

许志刚微笑着说：“这老头神色惊慌，说话躲躲闪闪，又有可疑的行动，因此，他可能参与了窃尸……老头虽然有作案的可能，但缺少作案的动机。窃尸发生在尸体解剖的前夕，说明肖莉萍的死因有问题，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。那么，窃尸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其罪行，而袁老头不在内科工作，当然也无须掩盖什么。不过，他被人利用或收买的可能还是有的。”

“照你所说，侦破的重点应放在内科？”

“暂时可以这样。”

“我认为重点应放在落实车子的型号上，但不是你刚才那样在纸上涂画几下，就判断是东风—140。还有，凭几句话就画出了罪犯的相，那么，破案子太容易了，只需贴一张带画相的通缉令就行了。”

“我看画一画也好。比如那辆车子，虽然不能肯定是东风—140，但进一步落实的时候，心里就多少有一点底。”

当他们争论到车子的时候，在旁边的老张陡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急忙插话道：“哦，你们别争论不休了，车型是东风—140！据传达室反映，昨晚的确有一部东风—140的车子，开进来一会儿，后来又开出去了。”

李国栋听后，却感到有点难堪，嘴角蠕动了几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什么也不好说。三人默默地朝办公楼走去了。

市医院两雄争强 俏姑娘死得蹊跷

古往今来，文人相轻，屡见不鲜。然而，在当今的医务界，恐怕也很难避免这种现象。在市医院的内科，就有这么一对冤家。内科主任秦玉清和主治医师曾涛，势不两立。其实，他们的隔阂并不是因生活上的事情引起的，说起来他俩还是同窗校友，但正因为这种同等学历和资历，俩人互不买帐。

这次肖莉萍因肺炎住院，本属曾涛管辖的床位。他诊断为大叶性肺炎，采取了大剂量的抗菌素疗法。然而，当秦玉

清履行主任的职责去查房时，发现肖莉萍有早期休克症状，应该属于中毒性肺炎，建议以抗休克疗法为主。曾涛却对这位同窗的建议嗤之以鼻，一意孤行。两天后，病人突然死了。秦玉清不得不说了他几句，曾涛顿时暴跳如雷，认为这位主任是想有意陷害他。官司打到院长那儿，也没有什么结果。曾涛曾主动要求解剖尸体，无奈死者的母亲不同意；后来院长好不容易说服了死者的母亲，尸体却不翼而飞了。肖莉萍究竟是因草菅人命的医疗作风致死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尸体的被窃到底与这一对冤家有关，还是毫无干系？恐怕这都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。

这就是李国栋一行从院长那儿听来的情况。走出院长室后，李国栋对许志刚问道：“你认为是否可以直接找当事人调查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许志刚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不会打草惊蛇？！”

“嘿嘿，猎人赶山时，首先还故意放几枪，只有这样，猎物才会跑出来。”

“就算你说得有理，可现在这些‘老九’是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弄不好羊肉没吃到，反沾一身膻！”

“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并没有说他们就是罪犯！”

李国栋越听越糊涂，不知这年轻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小许，走进了内科。

来得早不如碰得巧，恰逢曾涛今天休息，正好找秦玉清单独谈谈。推开主任值班室后，只见一个戴着“酒瓶底儿”的大夫，和一位护士在谈着什么。这位护士又白又胖，颇有几分姿色，一听老张介绍后，知趣地退走了。

表面看来，这位有深度近视的主任，有几分儒气和傲气。不等李国栋开口，他倒先发制人了：“我并不认为曾医生造成了什么重大医疗事故，只是在治疗方案上出了一点偏差。至于尸体被盗一事，我个人认为与他无关！因此，我和他的矛盾纯属学术上的正常争论，无须你们公安局兴师动众！”

果然“老九”不好惹，李国栋感到很难堪，但又不得不强装笑容解释着：“秦主任，请你别误会，我们决不干涉你们进行学术讨论！只是想了解一下肖莉萍的情况，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。”

“好吧！”秦玉清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终于说开了：“这肖莉萍是三天前入院的，前天上午我去查病房，发现病人高热，神志不清，还有谵语现象……”

李国栋急忙插话问道：“她说了些什么？”

秦玉清大概不习惯别人打断他的话，眼镜后面的眸子一闪，恼怒地说：“我没听清楚！”接下去，他什么也不说了，气氛似乎有点紧张。

许志刚开腔了：“哦，秦主任，我在公安学校也学过一点医学，学得不好，想请教一个医学问题。就是判断休克的标准，是应该以神志不清、谵语等临床症状为准，还是以脉压差减少为准呢？”

如果李国栋审讯式的提问引起了秦玉清的反感，那么，许志刚提出的问题则正中他的下怀，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他和曾涛争论的中心。秦玉清慢慢地中了许志刚的“圈套”，似乎和他越来越投机，对提问也不反感了。

“据我的看法，病人谵语的内容也有一定规律可循，不

知对否？”许志刚问道。

“是的，这谰语虽然是大脑思维混乱所致，但也能表现出病人的一种情绪，而这情绪又是外界在大脑里反应的结果。象从肖莉萍断断续续的话语中，感觉到她有一种痛苦的情绪。”

“她也有清醒的时候吗？”

“有的。不过她清醒的时候，什么也不说，而且脾气很大。那天有一位护士……哦，就是刚才那位护士，她叫白天美，去给肖莉萍打针。也许白天美的态度不好，肖莉萍把药盘都打掉了。”

“请问对这种病人应采取怎样的治疗方案为好？”

“这就一言难尽，因为病情是千变万化的……”

秦玉清的话未完，“咣当”一声，门踢开了。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：“好一个秦玉清！你告状吧！你起诉吧！你有本事就让公安局把我抓去！”

看来这一位就是曾涛。他不是在宿舍里休息吗？是偶然碰上的，还是……许志刚感到有些纳闷。

秦玉清气得浑身发抖，清癯消瘦的面孔涨成了紫茄色。幸亏老张在一旁极力劝阻，他才没有大发作，只是骂了一句“小人之心”，气咻咻地走了。

李国栋和许志刚都感到十分难堪，不知怎么对付这种场面。老张又转过身来解围了：“这两位是公安局的李科长和小许同志，想找你聊聊。”

“有什么好聊的？！”曾涛愤懑地说，“有人已经给我定好了罪状：病人是我诊死的，尸体是我窃走的……现在要关要杀，由你们的便吧！”